

<<一个被称作“它”的孩子>>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一个被称作“它”的孩子>>

13位ISBN编号：9787544241847

10位ISBN编号：754424184X

出版时间：2008-8

出版公司：南海出版公司

作者：大卫·佩尔泽

页数：308

译者：孚韦,路文彬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一个被称作“它”的孩子>>

内容概要

《一个被称作“它”的孩子》(巴学园)(A Child Called It)讲述了大卫·佩尔泽早年的亲身经历：在那些艰难的日子里，他在精神和肉体上都遭到母亲的残酷虐待，几乎每一天，他都受到严重威胁，多次濒临绝境。

然而，强烈的求生愿望和永不屈服的内心给了他生存的动力，他最后终于战胜了远比自己强大百倍的对手。

正如《心灵鸡汤》的作者杰克·坎菲尔所说：“大卫·佩尔泽并没有过分渲染他生命受到威胁的重重困境，而是着重描写他永不屈服的决心和意志，这才是鼓舞我们所有人的真髓。

”本书故事让人看到，不管生命中的逆流看起来有多强大，心灵深处最强烈、最有力的激情永远在燃烧，它鼓励人们挑战精神极限，在逆境中永不屈服，在绝望中寻找希望。

本书出版13年以来，始终高居美国亚马逊网站畅销书排行榜前列，大卫·佩尔泽本人也接连受到美国总统里根、布什和克林顿的热情赞扬。

本书成了一本真正帮助千百万人重获生活信心的书。

<<一个被称作“它”的孩子>>

作者简介

大卫·佩尔泽，童年时代曾遭到母亲残酷虐待，是20世纪美国加州历史上最严重的三起虐待儿童案中惟一存活下来的人。

他的自传体三部曲《一个被称作“它”的孩子》、《迷失的男孩》、《一个名叫大卫的男人》长居各大畅销书排行榜，在美国、英国、日本等地均创造了畅销的奇迹，被普遍被誉为“最激励人的书”。

大卫讲述的是色调灰暗的真实故事，但同时也是关于人类的希望与救赎乃至最终获得爱与接受的故事。

他希望通过自身的亲身经历和心灵之旅告诉人们这样一个真理：即使在最黑暗的夜空中，依然有星光在闪烁。

<<一个被称作“它”的孩子>>

书籍目录

一个被称作“它”的孩子1 逃离苦海2 幸福时光3 坏孩子4 饥饿折磨5 意外事故6 父亲离家的日子7 主祷文尾声迷失的男孩1 出逃2 天使3 判决4 新生5 漂离6 抗拒7 母爱8 疏远9 归来10 挣脱尾声虐待儿童问题展望关于收养家庭的一些看法关于本书作者

<<一个被称作“它”的孩子>>

章节摘录

一 逃离苦海 一九七三年三月五日，加利福尼亚州达里镇。

我起晚了。

我一定得及时把盘子洗好，不然就没有早饭吃了。

因为昨天晚上就没吃上晚饭，所以今天早上无论如何也不能再让肚子空着了。

母亲正在屋子里来回走动，不住口地呵斥兄弟们。

我听见她从门厅里冬冬冬地向厨房走来。

我又把手放在滚烫的洗碗水里。

太晚了，她看到我的手并没有放在水里。

啪地一声，她一拳打在我脸上；我应声倒在地上。

我知道最好不要站着不动，听任她下手打我。

她的硬心肠我非常熟悉。

她会认为这是我在向她挑衅，那意味着，她要打个没完，更糟的是，不叫我吃早饭。

我重新站直身躯，当她在她耳边大喊大叫的时候，我躲避着她的目光。

我装做怯怯的样子，不管她说什么威吓的话，我都点着头。

我心里念叨着：“只要叫我吃上早饭就成。

愿意打我就打吧，可是别不给我饭吃。

”又是一巴掌，我的脑袋一下子磕在砖砌的炉台上。

我装做屈服的样子，叫眼泪从面颊上流下来。

她好像已经心满意足，威风凛凛地走出厨房。

我数着她的脚步，在我确认她已经走远以后，才长嘘了一口气。

我演的戏成功了。

母亲爱怎么打我就怎么打我，但是我从来没有叫她摧毁我的生存意志。

我把盘子洗好，又做了其他一些杂务。

我得到的回报是吃上了早餐——我的一个兄弟吃剩下的麦片粥。

今天吃的是幸福牌麦片，剩下的半碗牛奶里只有不多一点麦片。

但我还是狼吞虎咽地把碗里的东西吃完了，我怕母亲中途变卦。

这种事以前发生过。

她喜欢把食物当做惩罚我的武器。

她不会把吃剩的东西倒在垃圾桶里，因为知道我会再把残汤剩水从垃圾桶里拾出来。

我对付她的一些花招，她都了如指掌。

几分钟以后，我已经坐在我们家那辆老旧的家庭轿车里。

因为今天做的家务事太多，我肯定要迟到，所以我可以乘上母亲开的车去上学。

平常日子，我总是走路上学。

走到学校正好开始上课，我没有时间从别的孩子的午饭盒里偷偷拿出一点吃的东西来。

母亲先叫我的大哥下车，留下我听她训话。

她对我讲，她已经为我安排好明天的计划：她要把我送到她的兄弟那里，以后就叫丹恩舅舅“养活我”。

她告诉我这个计划本意是想吓唬我。

我也就装做非常害怕的样子，好像真被她的话吓着了似的。

但是我知道得很清楚，虽然丹恩舅舅性格执拗，却不会像母亲这样虐待我。

汽车还没有停稳，我就从车里跳出去。

母亲把我叫回来，原来我把我的装着午餐的皱巴巴的袋子落在车上了。

我的午餐在过去三年中从来没有变过样，总是两份涂花生酱的三明治和几根胡萝卜。

在我还没有从车厢里跳出来以前，她说：“就说……就说你的头磕在门上了。

”接着，她用一种对我讲话时很少用过的声音说：“希望你一天顺顺当当的。”

<<一个被称作“它”的孩子>>

”我看了一眼她红肿的眼睛；她的眼神呆滞，仍然没有从昨天晚上的宿醉中完全醒过来。一度光泽闪闪的漂亮头发如今已经成了乱糟糟的一个个小团。

像往日一样，她脸上没有化妆。

她的身躯过分肥胖，这她自己也有觉察。

在她的整个形象里，这已经成了她的典型特征了。

因为到校太晚，我不得不首先到教务处去报到。

头发灰白的秘书看着我笑了笑，算是打招呼。

过了一会儿，学校的女护士走出来把我带到她的办公室里，对我进行了一次例行检查。

她首先检查了我的脸和胳膊。

“你眼睛上面的那块伤是怎么回事？”

”我怯生生地点着头说：“噢，我撞在门厅的门上了……不小心。”

”她又笑了笑，从柜橱顶层取下一个硬皮纸夹来。

她翻了几页，俯身给我看，“上星期一你就这么说过一回了，还记得吗？”

”我连忙改口：“是我去玩垒球的时候被球棒打伤的。

纯粹是偶然的。

”偶然碰伤！

不管什么我都应该这么解释。

但我是瞒不过护士的。

她责备了我一顿，我不得不告诉她实话。

每次受人盘问，最终我总是老老实实说出真情来，尽管我觉得我应该给我妈妈打掩护。

护士告诉我，说实话不会有什么问题。

她叫我把衣服脱掉。

从去年开始，我就反反复复地一次次脱衣服，我立刻照她说的做了。

我的长袖衬衫像一块瑞士干酪，到处是洞。

这件衬衫我穿了快两年了。

母亲叫我每天都穿这件衣服，这也是她污辱我的一个手段。

我的裤子一点也不比衬衫好，两只鞋前面都已经开了口，脚趾可以自由自在地从口子里伸出来。

当我只穿着内衣内裤站着的时候，护士把我身上的疤痕和伤痕——记在硬皮本里。

她又数了一下我脸上的划痕，看看有没有过去她忽略没看到的。

她做得一丝不苟。

这以后，她叫我张开嘴，看了看我被撞在炉台上磕崩了边的门牙。

她在纸上又写了几句什么。

在她继续查看我身体的时候，她发现我的肚皮上有一个疤痕，“这是她把你扎伤的地方吗？”

”“是的，老师……啊，不是。”

”我在心中告诫自己：我又做错了，不该说实话。

护士一定发现了我目光中的忧虑。

她把硬皮纸夹放下，抱住了我。

“上帝啊，”我心里说，“她多么暖和啊。”

”我不想叫她放开我，想永远待在她的怀抱里。

我紧紧闭上眼睛，有那么一小会儿，世界上其他一切都不存在了。

她拍了拍我的脑袋。

她的手碰到了今天早上母亲打出的肿包，我缩了一下。

尔后，护士放开我，离开了这间屋子。

我很快就穿好了衣服。

她不知道，无论做什么事，我都不耽搁一点时间，这已经是我的习惯了。

几分钟以后，护士同校长汉森先生，还有另外两个老师——摩斯小姐和齐格勒先生，一齐走进来。

。

<<一个被称作“它”的孩子>>

汉森校长对我的事知道得很清楚，因为我被他叫到办公室的次数比任何学生都多。

护士向校长汇报她检查我身体时发现的一处处伤痕。

校长翻看了一下她的记录，然后，把我的下巴抬了起来。

我不敢直视他的目光，这不仅是长年同母亲打交道养成的习惯，也因为我不想把一切都向他坦白。

有一次，大约一年前，他曾经因为我身上的伤疤，把母亲找到学校谈过话。

当时他还不清楚我家里的真实情况，只知道我是个问题儿童，有偷嘴吃的习惯。

第二天我到学校去，他发现母亲因此又狠打了我一顿，从此就再也不找母亲来学校了。

汉森先生怒气冲冲地说，这种情况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我听了他的话，几乎吓掉了魂。

“他又要找母亲谈话了！”

”我的脑子里突然响起了这句刺耳的话，一下子精神崩溃，放声大哭起来。

我像筛子一样瑟瑟发抖，像个婴儿似的喃喃乞求汉森先生，千万别给母亲打电话。

“求求您啦，”我呜咽地说，“今天别打！”

您不知道今天是星期五吗？

”汉森校长叫我放心，说他不会给母亲打电话。

他叫我回到班上去上课。

因为耽搁了很长时间，已经错过了班级集会，所以我直接去上伍德渥斯太太的语文课。

今天要考美国各州和各州首府的拼写，可我没有准备好。

过去我一直是个学习优秀的学生，但是最近几个月里，我对生活中所有的事都没有劲头做了，就连借做功课来逃避悲惨生活也放弃了。

我一进教室，所有同学就对我做鬼脸，发出一片嘘声。

代课老师，一个年轻妇女，双手在脸前扇动，她闻不惯我身上的气味。

她伸长胳膊，站得远远的递给我试卷。

但是走到我的位子——我的座位在教室最后，紧挨着敞开的窗户——以前，就有人来叫我到校长办公室去。

全班同学冲我大声喊叫，我已经成了被五年级抛弃的一件废品了。

我向教务处跑去，眨眼的工夫已经跑进屋子里。

因为母亲昨天跟我玩的那个“把戏”，我的嗓子不只干燥，而且疼得要命。

秘书把我领到教员休息室。

她把门打开以后，过了一会儿我才看清屋子里的阵势。

在我面前，围着一张圆桌，坐着我的年级主任齐格勒先生、数学老师摩丝小姐、学校护士、校长汉森先生，以及一位警官。

我两条腿僵在那里，一步也迈不动。

我不知道该赶快跑开还是等着屋顶塌下来。

校长汉森招手叫我进去，秘书在我身后关上了房门。

我在桌子的一头坐下，拼命解释我这一天没有偷东西吃。

一张张皱着眉头的脸露出了笑容。

我并不知道这些人是冒着失去公职的危险来搭救我的。

警官向我解释为什么校长汉森找他来。

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警官叫我谈一谈我母亲的事。

我摇头，不肯说。

很多人都已经知道了我的秘密，我知道我是无法再为她掩饰的。

一个温柔的声音在安慰我，我知道这是摩丝小姐。

她对我说，我把事情说出来，什么关系也没有。

我深吸了一口气，绞了绞手，吞吞吐吐地把母亲和我的心事说给他们听。

后来护士叫我站起来，给警察看我的胸上的伤疤。

我立刻说，这只是个意外。

<<一个被称作“它”的孩子>>

事实确实如此，母亲从来没想到真用尖东西扎我。

我一边说一边哭。

我告诉他们，母亲处罚我是因为我不听话。

我哀求他们不要管我的事。

我觉得心里黏糊糊的，非常难受——这么多年来，谁也没帮上我什么忙。

几分钟以后，我被吩咐坐到外间的屋子里。

关门的时候，我看到屋子里的人都在看着我，摇头叹气。

我不安地坐在椅子上，看着秘书打字。

好像过了很久很久，汉森校长才把我叫回屋子里。

摩丝小姐和齐格勒先生离开了屋子。

他们的样子看起来比较高兴，但又有些焦虑。

摩丝小姐跪下来把我抱在怀里。

她头发上的香水味，我想我是永远忘不掉的。

她放开我，转过身去，不叫我看见她在落泪。

我这时真的感到忧虑了。

汉森校长从食堂里给我拿来装着午餐的托盘。

“我的上帝，怎么都到吃午饭的时候了？”

”我问自己。

我狼吞虎咽地吃起来，连滋味也没尝出来。

托盘里的东西一眨眼就被我吃光了。

校长马上又给我拿来一盒甜点，嘱咐我不要吃得过快。

我不知道正在发生什么事，甚至猜测，同母亲已经分开的父亲来接我了。

但是我知道，这只不过是奇思异想而已。

警察询问我的住址和电话号码。

“果然是这样，”我对自己说，“要把我送回地狱去了！”

她这次可要往死里整我了。

”警官又在拍纸簿上写了一些什么，校长汉森和学校的护士在旁边看着。

不久他就把拍纸簿合上，对校长说，他需要的材料已经齐全了。

我抬起头，看着校长，他的脸上冒着汗。

我可以感觉到，自己的胃正在蠕动，要赶快去洗手间呕吐。

汉森先生打开房门，所有吃过饭正在午休的教员都睁大眼睛望着我。

我感到羞愧难当。

“他们知道了，”我对自己说，“他们知道母亲的事了，知道了真实的情况。”

”知道我并不是个坏孩子，这是非常重要的。

我需要别人喜欢我，爱我。

我走过大厅。

摩丝小姐在哭泣，齐格勒先生正用一只胳膊搂着她。

我听到摩丝小姐吸溜鼻子的声音。

她又抱了我一下，然后很快地转过身去。

齐格勒先生同我握了握手。

“做一个好孩子。”

”他说。

“是的，老师，我会努力的。”

”这是所有我能说的了。

学校的护士无言地站在校长汉森身旁。

大家都跟我告别。

我知道现在就要去监狱了。

<<一个被称作“它”的孩子>>

“这样也好，”我想，“在监狱里，至少我不会再挨她打了。

”警官和我走到外面的院子，经过食堂。

我看见几个同班同学在玩丢球游戏。

他们中有的人停下玩球，冲着我喊：“大卫完蛋了！

大卫完蛋了！

”警察摸了摸我的肩膀，叫我别听他们胡说八道。

当他把汽车开向大街，离开托玛斯·爱迪生小学的时候，我看到有几个孩子好像因为我离校而感到忧虑。

被带走以前，齐格勒先生对我说，他会把实情告诉我的同学，让他们知道真实情况。

我多么希望，他们知道我并不是一个坏孩子以后，能再同他们一起在班里上课啊！

要是这个愿望能够实现，什么代价我都肯付出。

几分钟以后，我们的汽车已经到了达里镇警察局。

我预料母亲有可能也在警察局，所以不想下车。

警官打开车门，轻轻地拉着我的胳膊，把我拖下车，带进一间大办公室。

屋子里没有别的人。

警官在角落里的一把椅子上坐下，用打字机打了几页字。

我一边慢慢地吃甜点，一边看着他打字。

这次我吃得很慢，尽量品尝点心的滋味。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还能吃到这种美食。

已经过了下午一点钟，这时警官打完了他的文件。

他又问我家里的电话号码。

“为什么要我家的电话？”

”我带着哭腔说。

“我得给你母亲打个电话，大卫。

”他语气温和地说。

“不要打！”

”我用命令的口气说，“把我送回学校去吧。

你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吗？

一定不能叫她知道我把事情说出来了。

”警官又给了我一块点心，用来抚慰我。

然后他慢慢地拨动电话机：7—5—6—2—4—6—0。

我站起身，走到他身边，看着黑色的转盘在电话机上转动。

我绷直了身子，想听到电话的另一端是否响起了铃声。

母亲在接电话，她的声音把我吓坏了。

警官挥手叫我站开些，他深吸了一口气，开口说：“佩尔泽太太，我是达里警察局的警官史密斯。

你的儿子大卫今天不回家了。

今后他将由桑·马提奥青少年收容所监护。

如果你有什么问题，可以给他们打电话。

”警官把听筒放下，冲我笑了笑。

“你看，一点也不困难，是不是？”

”他问我。

但是，从他脸上的表情看，他说这句话更像是安慰自己，而不是安慰我。

汽车开了几英里以后，就上了二八 高速公路，向达里镇郊外驶去。

我朝右边看了看，见路边有一块牌子，上面写着：“这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公路。

”在我们驶出城区以后，他轻松地笑起来：“大卫·佩尔泽，你自由了。

” “什么？”

”我问，紧紧攥着得到的唯一的食物，“我不懂。

<<一个被称作“它”的孩子>>

你不是把我送到一个什么监狱去吗？

” 他又笑了笑，轻轻地摇了一下我的肩膀，说：“不是送你去监狱，大卫。

你一点也不用担心。

我对你讲的是实话，以后你母亲再也不会伤害你了。

” 我把身体向后靠了靠。

阳光晃到了眼睛，我把头歪了歪，一颗泪珠从面颊上滚落下来。

“我自由了吗？

” 二 幸福时光 在我开始受母亲虐待以前，我的家称得上是六十年代的一出电视剧《幸福家庭》的翻版。

我们弟兄三个。

爸爸妈妈是完美无缺的家长。

不论孩子们提出什么愿望，他们都满怀关爱地予以满足。

我们住在一幢带有两间卧室的朴素房屋里，位于达里镇一个“良好”的居民区。

我记得，透过房子起居间向外凸出的大玻璃窗，可以看到室外晴朗的天空，以及金门桥上亮堂堂的橘色塔楼和远处旧金山的美丽轮廓。

<<一个被称作“它”的孩子>>

媒体关注与评论

大卫不屈不挠的精神始终激励着我们：不管命运之路多么曲折，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能力活得更好。

读过这本书的人，他的心灵必将得到鼓舞和振奋。

——《心灵鸡汤》作者杰克·坎菲尔

<<一个被称作“它”的孩子>>

编辑推荐

一本让千百万重获生活信心的书。

雄踞《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6年！

妈妈天天打他、饿他、逼他喝氨水，将他的胳膊烫得皮开肉绽，在他肚子上扎出一个大洞……在无边的凌辱虐待中，他依然对未来充满希望。

所以，你要笑着活下去！

美国三届总统里根、布什、克林顿热情赞扬。

<<一个被称作“它”的孩子>>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